

## 化爲沙漠

如果沙漠能够化爲綠洲，必然代表着人類文明的成就，但是如果化一塊沙漠爲綠洲，需要以十個綠洲化爲沙漠作代價，這樣的文明還是免了吧！

離開鄉村二十餘年，如今U字形迴轉，回到農村，不禁驚懼地發出疑問，臺灣的農村是什麼時候變成沙漠的？

最令我驚懼的不是農村的生產方式、生產關係的改變，而是農村文化的凋蔽。

記得我還沒唸小學的時候，我是父親所屬一個國樂隊の木魚手，木魚手負責打拍子，相當於樂隊的指揮，本來是很重要的腳色。但其實是樂隊指揮我打木魚，而不是我指揮他們。廿年前西洋音樂侵蝕臺灣文化的情形還沒有現在這麼嚴重，學生也不流行學鋼琴、小提琴，我們的美感經驗多半由農村的車鼓陣，歌仔戲培養。當然學校的西洋化音樂教育，社會上流行的日本音樂勢力也很強，總沒有傳統的漢樂感人之深。

我的故鄉嘉義新港，傳統的樂隊如南管、北管、廣東樂團就有好幾個，都集中在媽祖廟。

此外代表傳統文化的有武館、舞獅、書法、私塾……。代表臺灣藝術的有歌仔戲、布袋戲。都是令人勾起思鄉情懷的東西。

如今再度回到鄉村，雖然不是出生地的新港，而是隔壁鄉的蒜頭，但同屬農村，文化程度縱使有差異，總不至於差得太離譜吧。可是事實上和我期待的完全兩樣。蒜頭，實在是一塊文化沙漠。

當我初到蒜頭時，知道這兒有一個蒜頭糖廠，見到那高聳入雲的煙囪，不禁想起一個笑話，說光復初有一個大陸人初到臺灣，聽說臺灣有鹽水製糖廠，又有蒜頭製糖廠，不禁感嘆道：「臺灣的工業真是發達，鹽水可以製糖！蒜頭也可以製糖！」

這是一個笑話。但是和這個笑話有異曲同工之妙的，就是相信日本開發臺灣，促使臺灣「現代化」的「神話」。

日本治臺五十年，促進臺灣「工業化」是事實，未必使臺灣「現代化」。就連光復三十幾年，也只是做到臺灣的「工業化」，並沒有促使臺灣「現代化」。

如果「工業化」等於「現代化」，那麼「現代化」未免太容易了。一個現代化國家，除了工業之外，應該還有科學、哲學、政治、社會、文藝和國民經濟的總體發展，「工業化」只是「現代化」的一個表象而已。

臺灣雖然已經工業化，但由於它的殖民地性格，工業的根不在臺灣，而在日本、美國，所以

決不能說臺灣已經「現代化」。

日本領臺最重要的目的在臺灣的糖業。臺灣原有的糖廊被日本的糖業帝國主義打得落花流水。臺灣的糖業「工業化」之後，糖廊消滅了。但是臺灣獲得了什麼？土地被兼併，勞力被掠奪，整個糖廠所在的農村被迫納入糖業的生產關係上。光復以後，糖廠的主人改變了，但其生產關係絲毫沒有改變。

照理說蒜頭有了「工業」，蒜頭人應該是很「現代」了，可是事實不然。糖廠給予蒜頭人的影響，除了改變他們的生產方式之外，絕對沒有給蒜頭人有什麼好處。

當然，糖廠提供了工作機會，但是如果他們生產甘蔗被榨取的利益，必須在糖廠做工掙回來補償，這樣也算是恩惠的話，我也無話可說。

「工業」沒有給蒜頭人什麼「現代」，統治蒜頭人思想的是乩童。道教在農村的勢力比起任何力量都大。今年蒜頭人都沒有去掃墓，原因是「神」說的，今年不可以掃墓。至於是什麼「神」說，爲什麼？蒜頭人不會問，只因爲村子裏的麥克風「有廣播」啦，今年不可以「培墓」啦。佛教和儒教是知識份子的信仰，農村的愚民信的是道教，儒教的禮俗一碰到道教的乩童就「破功」了。所以雖然掃墓是儒教最重視的禮俗，所謂「慎終追遠，民德歸厚矣」，但只要乩童說一聲不可，就沒有人敢掃墓。

神除了統治蒜頭人的精神之外，也兼醫生。所謂巫、醫本一家。蒜頭人生病主要求救於兩者

：神與密醫。求神不稀奇，但蒜頭的乩童還會開藥方，「金紙」上寫著處方，按指定的時辰煎熬、燒香、燒金，神自然會送藥來，謂之「練丹」。聽說還有苦味哩。求神不靈，便求之於密醫。蒜頭正如其他落後的農村一樣，沒有一個合格的醫生。所有的醫生不是出身於部隊的衛生兵，便是出身於私人醫院的助手。

衛生兵出身的是有牌照的密醫，但生意最好的還是學徒出身的密醫，他們往往在都市內科醫院見習個三五年，懂得什麼病開什麼藥，打什麼針，便算「出師」，然後回到農村去開業，叫做「赤腳仔（仙）」。如果醫生算是科班出身的，「赤腳仔」便是學徒出身的。

「赤腳仔」對於維護農村人民的健康之功不可沒。既然醫生爲了賺大錢寧願擠到都市去爭著提高醫藥費，沒有「赤腳仔」，誰來給鄉下人看病？

蒜頭人生病另一個治病的方法是求之於偏方，蒜頭的偏方很多，比如喉嚨病吃冰糖煮蛋花；火氣大吃椰子，最妙的是糖尿病吃一種不甜的甘蔗；腳發炎糊烤番薯等等不一而足。

總而言之，乩童、密醫、偏方是蒜頭人的三大救星，這些都不靈了，便只好到城市裏求醫去了。

在農村住久了，使我越來越懷疑，平地的漢族，比起山地的高山族到底有什麼優越之處呢？漢族除了生產力較高，殺人的武器較厲害，其精神生活未必比高山族更豐富。高山族幾乎個個都能唱歌、跳舞，他們的口傳文學也是很豐富的，日據末期以後，臺灣文化急速被日本流行文化腐

蝕，高山族也不例外。光復以後變本加厲，其優秀的音樂傳統、口傳文學差不多被消滅淨盡，但無論如何，他們能歌善舞還是依然如故。可是我在農村，除了狗吠、鳥鳴之外，從來沒有聽到蒜頭人唱歌。跳舞更不用說了。

當然並不是蒜頭聽不到歌聲，每天早晨垃圾車唱的是少女的祈禱，幼稚園校車播出日本兒歌，令人最驚訝的是村子的麥克風竟然播放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，就是聽不到臺灣傳統的民歌、戲曲。

比較富於傳統味道的是葬禮時唱的牽亡歌，五子哭墓，但這些也多半商業化了。至於蒜頭流行「倩孝女」就未免太離譜了，孝女且唱且哭，賺人眼淚，但唱的不是傳統的哭調，是日本歌曲、國語歌曲、臺語流行歌曲改編的東西，尤以日本調最受歡迎，大概因爲日本多小調，小調常用於悲調。

臺灣傳統文化往往藉著宗教（道教）的形式保存下來。前述的樂隊，以及迎神賽會表演的歌仔戲、布袋戲，都寄生於宗教。宗教原是文化之母，臺灣文化一直未能完全脫胎於宗教，顯示臺灣文化仍處於原始的階段。當我小的時候，戲院上演的歌仔戲，是我小小的心靈最大的滿足。這也算是歌仔戲脫離宗教獨立的表現，但是自從電視興起之後，不但臺灣電影忽然沒落，歌仔戲更沒有生存的餘地，只好回到鄉下搭野臺。

但是野臺戲的情形怎樣呢？據我在農村的觀察，一般都有幾臺戲同時上演，麥克風的聲量開

到最大限，互相爭鳴，但是觀眾寥寥可數。這和我小時候完全兩樣，當時野臺戲是唯一免費的娛樂，所以幾乎臺臺暴滿，但如今觀眾都躲到房間去接受電視文化了。人不如影子來得有魅力。當然野臺戲商業化、素質低，這些都有複雜的背景因素。

蒜頭的戲班都是外來的，蒜頭沒有一個戲班。聽說過去蒜頭有過一個南管社，但因為後繼無人，也就消失了。至於私塾，蒜頭在日據時代就沒有了。至於武館，我有一位親戚，聽說他過去是「拳頭師傅」，但現在沒有人學武了。他的兒子學以致用，當起流氓，開賭場。

所以我在蒜頭聞不到一絲文化的氣息。

但這並不是說蒜頭沒有文化人，蒜頭人辛苦培養的知識份子很多，但都在外地發展，許多父母誇耀他的兒女在臺北、高雄，在日本、在美國，但是這些知識份子的父母們却在自己的故鄉過著沒有文化的生活。

過去農村的所謂村學究是農村的精神堡壘，村民有疑問請他們開導，有糾紛請他們解決，雖然他們所受的教育是封建的，但他們所學無非貢獻於故鄉、領導故鄉。

如今這批村學究被打倒了，學校的教師並沒有繼承村學究的角色。教師和社會教育是不相干的。而且學校教育只偏重知識，沒有思想，更沒有理想，所以學生回到家庭並沒有能力對父母的行為方式、思考方式提出批判，加上學校只教國語，不准說方言，所以他們回家之後也無法以父母懂得的語言表達、傳授知識給自己的父母。

這是歷史斷層下的悲劇。臺灣農村漸漸地被斬去傳統文化的根，而新文化本身正好也是無根的，農村無法接受那些等於是外星人來的文化。農村文化在這青黃不接的時期呈現空虛、無奈。當他們晚飯之後，兩眼注視著電視機「娛樂」，由於那些節目並不是和他們心靈深處相契合的東西，所以雖然活在物質的「文明」中，但我知道，他們形如槁木，心如死灰。

原載自立晚報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副刊